

家庭剧： 要“大而全”， 还是要“深而精”？

近来，《熟年》《妻子的新世界》《外婆的新世界》等家庭剧在荧屏热播，刮起一阵“家庭风”。这几部剧在题材选择、叙事手法、美学表达上都各有创新，不乏亮点，有的影像质量非常高，但是也体现出一些共有的问题，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够深入。

面面俱到反而失去表达重点

家庭剧是国产电视剧常见类型，主要是反映一个或几个家庭面临的问题，比如住房、婚恋、子女教育、亲情伦理等，藉由这些典型问题来反映当下家庭乃至时代所面临的共同疑难。如果只是表现家庭的温馨幸福，那自然也不会吸引人，但想讲的问题太多，也会失去侧重点。

比如《熟年》里开篇是给倪母祝寿的一大家人，但此时家里的二儿子倪伟强——也就是女主角张春梅的丈夫却“消失”了，以致一些弹幕打出“这是悬疑剧吗”。接下来，消失的倪伟强居然提出要和张春梅离婚，当我们继续想探寻他们离婚的原因时，剧情又分出了老大倪伟民一家这条线索，讲述了他们家儿子儿媳因为没有大房子而不敢生孩子的尴尬与局促。但在这条线索上，还分出了儿媳刘红艳的母亲在老家分家产的烦心事儿。这边厢还没完，倪伟强的妹妹倪伟贞在电视台的职场遭遇接踵而至——节目停播，和小鲜肉的爱情又曲折不断……观众看了这个忘了那个，注意力一直被不断地分散——是中年婚姻危机，还是养老，还是高房价？我

们关注的重心到底在哪儿？

这个问题在《外婆的新世界》《妻子的新世界》这两部看似姊妹篇、实则完全不一样的作品里也很明显。《外婆的新世界》，讲的是外婆孙玉萍在重病康复之后突然不辞而别，居无定所地“游荡”，该剧用公路片的形式讲述了外婆出走后的传奇经历。这部剧关注老年人世界，叙事手法令人眼前一亮，故事也引人深思。在第一个故事里，外婆帮助了一个女罪犯悔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接下来，她无意间认识了老年画家陈同和他的植物人“妹妹”。孙玉萍和陈同两人因为兴趣相投，差点都到了结婚的地步，但是却因为陈同对植物人“妹妹”病态式的情感，她只能选择默默离开。作品采用一种追踪式的连环故事模式，但在每



一个故事里又再套一个故事，就像一个个故事套娃，观众的视角需要不停转换。这样看似阅尽人间冷暖，可是很难有一个故事是深入人心的。

《外婆的新世界》意欲邀请观众深入老年人的情感世界，表现外婆从一个被忽略的透明体到逐渐清晰、获得强大主体人格的过程，是以前家庭剧很少关注的。但从呈现上来看，每一个故事中的外婆依然如剧集开始般隐忍善良，缺乏变化，也没有深入挖掘出她的独特性，人物就显得扁平。

情节模式化与套路化



经典家庭剧每次在荧屏上重播都能吸引一大批观众津津有味地观看，比如《人世间》《父母爱情》等，因为作品准确找到了与观众共鸣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记忆，故事与情感的独特性也分外突出。但是近年来的都市家庭剧却少有让人印象深刻的，主要原因在于创作的模式化、套路化。

《妻子的新世界》，观众看到开头就能猜到结尾。故事讲述了一个标准的中产阶层婚姻危机故事：女主角沈安安是家庭主妇，丈夫是服装公司市场部经理。一天，沈安安原来的邻居妹妹从国外回来，暂时寄居在他们家。这个妹妹看似单纯实则非常有心机，几经挑逗，男主角就毫无招架之力沦陷温柔乡，由此导致与沈安安两人的婚姻破裂。

我们放眼古今中外文学作品、全世界的影视作品，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，不是说不能拍，只是《妻子的新世界》剧情显得过于虚假幼稚。比如，剧中具有隐喻意义的红色高跟鞋，女主角明知道这双鞋是丈夫特意送给自己的，但是当女二号几次三番穿上这双鞋，女主角并没有强硬的反对态度，甚至当男主角让女二号穿着去面试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完全阻止，这种过度宽容“圣母”式的表现在不符合正常生活中的人物反应。作品中

的男主角是一个传统文学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很合乎近几年流行的贬低男性角色的潮流。作品很少有新的价值输出，也没有对新的婚姻关系进行探讨。

当下的部分家庭剧将大量篇幅放在男女出轨的具体细节上，脱离了家庭剧本应承担的文化责任。我们有必要在这种情节上如此着墨吗？在《妻子的新世界》中，把注意力及早放到女主角逐步找到自我的过程不是更好吗？在当下急速变化的时代，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新的婚姻问题，但作品却只是展现一种陈旧的关系。

《熟年》里，新来的主编对张春梅说，想做一期关于新女性力量的专题。张春梅表示同意，说应立刻去采访真实的女性故事。主编说就从你开始，因为你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，是成功女性的典型代表。张春梅问他，你的意思是“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”吗？主编表示同意。张春梅却说，这并不是新女性的力量，现代社会不应该还是用这种陈旧的标签来展现女性。

这番对话很有意思，也很有价值。如果作品真的沿着如何表现“新女性价值”深入探讨下去，而不是把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一股脑儿地包装进去，相信一定会比现阶段呈现出的更有意义，也更有力量。 胡祥



5月“中国好书” 推荐书目发布

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，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，2023年5月“中国好书”推荐书目发布。

《大道相通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》《马克思的朋友圈》《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》《新世界史纲要》《从封建到大一统：〈史记〉中的历史中国》《古籍版本十讲》《经历：金冲及自述》《奔跑的中国草》《自我突围》《弦歌》《漫画碳中和：孩子需要了解的未来变革》《天才亦全才：文豪苏轼》《十万个为什么·科学绘本馆》入选。
史竞男

“金猴奖”揭晓 34部作品获奖



据新华社电 第19届中国国际动漫节“金猴奖”日前在杭州揭晓，34部作品分获不同奖项。

本届“金猴奖”征稿工作于5月23日启动，共收到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20部原创动漫作品，其中的73部入围终评。最终，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：我的外星朋友》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，《中国奇谭》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，《界》获得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，《木兰辞》获综合奖漫画金奖，《你好，辫子姑娘》获红色动漫奖特别奖。

我国动画行业在2022年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，国产动画海外传播能力不断提升，当年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共发行331部、8.9万分钟。

苏黎世美术馆 悬赏寻找遗失画作

据新华社电 瑞士警方20日说，该国顶级博物馆之一苏黎世美术馆开出1万瑞士法郎（约合8万元人民币）赏金，征集两幅遗失画作的追寻线索。

据法新社报道，这两幅小型画作分别出自17世纪佛兰德画家罗伯特·范登赫克和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画家迪尔克·德布雷之手。

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：“自2022年12月底以来，苏黎世美术馆一直没有找到这两幅珍贵画作。据苏黎世州警方调查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。苏黎世美术馆悬赏最高1万瑞士法郎，征集有助于调查这起案件或找回画作的线索。”

去年8月，苏黎世美术馆失火，之后馆方取出700多件作品进行清洗和修复，其中包括上述两幅画作，但后来它们“失去了踪迹”。依照警方说法，它们在去年9月21日至12月22日期间被盗。

这两幅作品均画在橡木板上，有画框，还有起保护作用的玻璃罩。这两幅画已在国际组织“艺术品遗失登记局”备案。

艺术品遗失登记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，拥有信息量极大的国际失踪艺术品数据库，迄今有超过70万件艺术品在那里登记。

苏黎世美术馆馆藏丰富，是瑞士最重要的艺术品收藏馆之一，其中绘画和雕塑作品有近4000件。